

西洋音乐楔子

开明书店出版
丰子愷著

西洋音樂楔子

豐子愷著



開明書店

開
明
書
店

書
畫

十位

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六角

(實價不折扣
外埠酌加寄費)

“子楔樂音洋西”

(本及普)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豐子愷

發行者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漢口中山路

開明書店分店

(音744)

序言

去年我曾在教育雜誌的兒童藝術講話欄中連載關於繪畫的講話。其稿已結集，由開明書店出版爲西洋名畫巡禮。今年我續蒙該雜誌囑作關於音樂的講話，本書就是今年的講話稿的結集。我是以後期小學生或初中學生爲對手而作這音樂講話的。普通學生所應該知道的音樂知識和學習法，大體都包含在這十講中了。

關於音樂，可以講話的只有音樂知識及學習法的部分。音樂知識及學習法大都是枯燥的記述，不能引起少年人閱讀的興味的。然而除了枯燥的記述以外，又沒有別的話可講。不得已，我使用關於音樂大家的有興味的逸話，作爲每次講話的開場白。這好比是在苦味的金雞納霜上面包了一層糖衣，使吞服時容易上口些。

但吞服金雞納霜須得全部吞下去，不可舐食了外面的糖衣而唾棄了裏面的藥！

目次

第一講	拂拭灰塵的拍子……………	一
	——節奏的話——	
第二講	破洋琴與大演奏家……………	五
	——音階的話——	
第三講	可驚的記憶力……………	七
	——樂譜的話——	
第四講	以唱歌救國王的樂師……………	六五
	——聲樂器樂的話——	
第五講	維多利亞女皇的害怕……………	八五
	——唱歌的話——	

第六講

晚餐的代價……………

一〇三

——風琴洋琴的話——

第七講

御賜的名樂器……………

一三三

——懷娥鈴的話——

第八講

十分鐘作成的名曲……………

一三七

——樂曲的話——

第九講

雷聲的伴奏……………

一五五

——管弦樂的話——

第十講

屠戶的髮的幸運……………

一七三

——歌劇的話——

第一講 拂拭灰塵的拍子

——節奏的話——

從前德國有一位音樂家，他的名字叫做奧芬罷哈（Jacques Offenbach, 1819-1880）。他一生專門研究音樂，連他的日常生活都要音樂化。他的住處必須選擇很幽靜的地方，使周圍沒有不快的聲音來擾亂他的聽覺。他家中有很好的洋琴、很好的風琴和留聲機。窗外所有的是清脆的鳥聲和潺湲的水聲。總之，他的生活完全是音樂化的。有一天，他忽然把他的勤懇而忠實的僕人回報了。但那僕人每天忠實地給他打掃住室，侍候他的起居，並無做錯事體，萬萬想不到主人要回報他的。他就向奧芬罷哈說情，請求他說：「我服侍主人，並不會失誤事體，想不到主人要回報我。我是沒有家可歸的，如今主人突然回報了我，教我歸到那裏去呢？所以我懇求主人，留用着我，使我免得失業和

飄泊，心甚感激！」

奧芬罷哈聽了他的話，覺得很是可憐。他想了一想，對那僕人說：

「那麼我給你介紹到我的朋友M先生家裏去做事，好麼？」

僕人一想，倘能仍舊有職業，只要工資不減少，在我橫豎是一樣的，就回答說：

「這也很好，不過要請主人寫一封介紹信，給我帶去。並且請你在信上說明，我在你家裏做工不會失誤事件，也不會犯過，好教M先生知道我是一個可用的人，給我同樣的工資。」

奧芬罷哈點頭，允許他的要求，就寫了一封信給他。那僕人就辭別了主人，懷着了這封信而去訪M先生的家了。

M先生拆信一看，見信上說道：

「親愛的M兄：我今天介紹一個僕人給你，我確知這人一定能使你稱心。因為他一向在我家做工，從來不會失誤事件，也不會犯過。他是很忠實而可靠的僕人，請你信

用他，並給他相當的工資。我是負責任的介紹人。你的信友奧芬罷哈上言。」

M先生正要雇用僕人，現在得與奧芬罷哈負責介紹這樣可靠的一個人，自然很歡迎，就雇用了他，並且給他工資與奧芬罷哈所給他的相等。那僕人就欣然地在M先生家裏就職了。但M先生心中覺得很奇怪：他既然一向在奧芬罷哈家裏做工，從來不會失誤事件，也不會犯過，而是忠實可靠的僕人，那麼奧芬罷哈爲甚麼不留着自己用，而要介紹給我呢？而且看這個人做事，的確很勤謹而忠實可靠。於是他心中更加懷疑了。有一天，他特地去訪問奧芬罷哈，請問他這個理由。他向奧芬罷哈道：

「你介紹給我的僕人，做事非常忠實而勤懇。但不知道你爲甚麼不自己雇用而介紹給我？」

奧芬罷哈回答他道：

「朋友，這僕人在我這裏做事，的確很是忠實勤懇。但他過於勤懇了。不但房屋打掃得極清潔，又顧着我的衣服上的灰塵，時時來拿我的衣服到門外去拂拭，一天要拂

拭好幾次。不過他拂拭灰塵的時候，拿刷子在衣服上亂打，發出來的聲響不合於音樂上的拍子，使我聽了很感不快。所以我不要雇用他了。」

他的朋友聽了這話，不禁大笑起來。他想：做音樂家的僕人真不容易，拂拭灰塵都要合拍子！

諸君聽了這故事，也覺得可笑麼？奧芬罷哈的耳朵非常銳利，在西洋音樂家中是有名的。在他的周圍的一切聲音，特別容易惹起他的注意。所以做他的僕人特別困難。連拂拭灰塵都要合於音樂上的拍子。爲了勤拂灰塵不合拍子而回報僕人，豈不是一個大笑話麼？

但我以爲這不算笑話。這不是完全由於奧芬罷哈的耳朵過於銳利，脾氣過於奇怪的原故。原來「拍子」不僅是音樂上的一種要素；在我們的生活中，拍子也是一種很重要的東西。不合拍子的聲響，我們普通人聽了也都不歡喜；何況奧芬罷哈是耳朵銳利出

名的大音樂家要他每天聽好幾次拂拭灰塵的嘈雜的聲音難怪他不耐煩了

甚樣叫做合拍子？例如一種繼續發出的聲音，有強有弱（即有重有輕），強音和弱音相隔一定的時間而交互發出，即為合拍子。反之，各音繼續發出，而強弱沒有一定，長短也沒有一定，即為不合拍子。凡人都歡喜合拍子的聲音，而不歡喜不合拍子的聲音。試看挑重擔子的勞工，他着氣力的時候，口中喊出一種聲音：

「杭育，杭育……」

杭字強而育字弱，強音和弱音相隔一定的時間而交互發出。這在他便覺得爽快而可以助他着力。我們在旁邊看他挑擔的人，聽見這合拍子「杭育，杭育……」漸漸地遠起來或近起來，也覺得很爽快，可當牠是市街風景中的一種點綴，而暫時忘卻其為勞動者的汗血的工作了。諸君想都看見過挑銅匠擔的人，那更加富有音樂的意味了。他的擔子中滿裝着銅器，分量很重；他的毛竹扁擔是發軟而有彈性的，當他挑着擔子在街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去的時候，這毛竹扁擔便跟着他的脚步而一起一伏地彈動，擔子上掛着的銅

片也便跟着了這彈動而振盪，發出一種惺惺忪忪的聲音。這種聲音的長短都有一定，強弱也有規則，那真是所謂合拍子的聲音了。凡脚的跨步，扁擔的彈動，銅片的振盪，和發音的強弱，一齊密切地合着同一的拍子，成爲一種極調和的音樂的現象。我們倘傍着了這銅匠擔而走路，我們的脚步一定會不知不覺地去湊合他的拍子。

不一定要舉杭育和銅匠擔爲例，就是我們自己平日的走路，也都可證明我們是歡喜合拍子的。譬如走路，你的兩脚踏步的快慢一定要相等，而且步聲一定要一重一輕地交互繼續。例如走地板，你的步聲一定是「屯登，屯登，屯登……」走沙地，你的步聲一定是「沙薩，沙薩，沙薩……」即屯字重而登字輕，沙字重而薩字輕，這方纔使你覺得爽快，而能幫助你的脚力。倘然不許你兩脚踏步的快慢相等，而要你忽快忽慢，沒有定規，你一定大感不快。又倘然不准你一輕一重地踏步，而要你兩脚踏得一樣輕重，成爲「屯屯屯屯……」或「沙沙沙沙……」的聲音，你一定更不舒服，而容易疲倦了。

又不但跨步歡喜合拍子，其實我們的日常生活，處處在用着拍子。我們走路的時候，

兩手歡喜一前一後地交互振盪，也合着一定的拍子。我們偶然用手指在桌上或板壁上敲拍，也一定敲出合拍子的聲音來。我們閒坐的時候，倘要搖擺我們的身子，或振盪我們的兩腿，也一定合着了一定的拍子而搖擺或振盪。又不但日常生活而已，其實在我們的身體中，從生出來的時候就已具備着拍子。所以我們的脈膊的跳動合着一定的拍子，我們的呼吸聲也有一定的長短與強弱。我們睡覺的時候所發出的睡鼾聲，更爲合拍。所以歡喜合拍，可說是萬人共通的心理；同時拍子在我們人類生活上的重要，由此也可以確信了。

人是歡喜拍子的動物，音樂是人所造出來的藝術。所以拍子在音樂中，是最重要的要素。這彷彿是地圖上的經緯線。畫地圖須先畫正確的經緯線，倘不以經緯線爲標準，地形和面積就畫不正確。同理，奏音樂須先正其拍子，倘不合拍子，其所奏的樂曲也不能正確。音樂發生的時候，拍子最先出現。試看動物，如牛馬雞犬等，都知道合拍子而行動或叫號。馬的行步，得得的蹄聲必然合着拍子。母雞生了蛋之後，牠的叫聲「各各各各——」，

各各各各——……」更有一定的拍子。黃牛臥在草地上，牠的尾巴能合了一定的拍子而搖動。狗的搖尾也是這樣。從前德國有人在一荒島上發見許多黑猩猩，牠們的發育已與人類很相接近，牠們能聯絡起來，一齊拍手而跳舞，和人類跳舞相似，不過牠們的口不能發音唱歌。這等實例都可證明音樂是從拍子而產生的。故拍子在音樂中非常重要。倘拿人體來比方音樂，則拍子是骨格。沒有了骨格，人體便崩壞；沒有了拍子，音樂便解散。倘拿圖畫來比方音樂，則拍子是輪廓。輪廓不正確，圖畫的根本已經破壞；拍子不正確，音樂的根本也已破壞，沒有進步的希望了。

故學習音樂，必先學習正確的拍子。但讀者一定要質問：「如前所說，拍子原是人人體內本來具有的東西，人們都歡喜合拍子的行動，那麼，拍子何必學習？」答曰：人們本來具有拍子，人們都歡喜合拍子而行動，這是一種「感情」；即人們都有歡喜合拍子的感情。但音樂是「藝術」，藝術必以感情為根基，而以「理性」為約束。僅乎感情，不能成為藝術。我們的感情悲哀的時候，發出哭聲；感情快樂的時候，發出笑聲。但哭聲和笑聲，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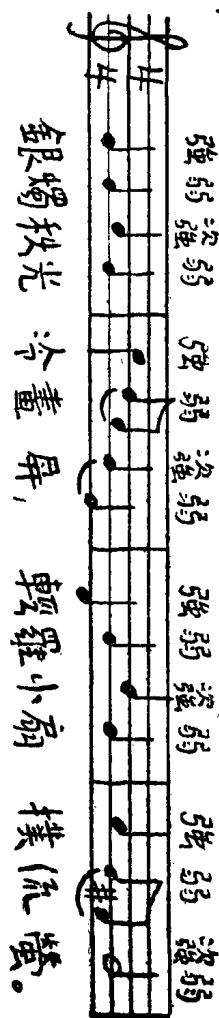
感情而不受理性的約束，故不能稱為藝術。必須在哭或笑的聲音的長短高低上加以限制，然後成為悲哀的音樂或歡樂的音樂。這限制便是所謂「理性的約束」。音樂上的拍子，並非就是銅匠擔的拍子，行步的拍子或黃牛搖尾的拍子，而是「理性化」的拍子。理性化的拍子，比僅由於感情的拍子複雜得多，進步得多。所以人們雖然本來具有拍子，又本來歡喜合拍子的行動，但對於音樂上的拍子，又必須用心學習，方能正確。

音樂上的理性化的拍子是甚樣的？可略述如下：

音樂上欲分別音的強弱，用「小節」的方法。即用一根垂線，把樂曲的一行分別為數段，（普通歌曲一行分四段）每一段名曰「一小節」。每一小節中，至少含有兩拍，則前面一拍為強音，後面一拍為弱音。每小節含有兩拍的樂曲，名曰「二拍子」的樂曲。我們唱二拍子的樂曲的時候，必須把第一拍唱得強，第二拍唱得弱。這是音樂中最簡單的拍子。我的行步和日常行動大都是合着這二拍子的。舉例如下。（原曲見中文名歌五十曲第十四頁——開明版。）



但二拍子太簡單了。音樂上的拍子，必再加以複雜的理性化。於是把二拍子加倍，使每小節含有四拍，名曰「四拍子」。四拍子的小節中，第一拍強，第二拍弱，第三拍次強，即比第一拍稍輕一些，第四拍又弱。這樣一來，拍子的強弱變化更加豐富，音樂的音節就更加複雜，而唱起來更加好聽了。舉例如下。（原曲見同上第三十一頁。）



以上所述的二拍子和四拍子，雖然簡單與複雜不同，但總是屬於同一性質的。即四拍子爲二拍子的加倍。這種拍子，在音樂中最爲基本的，又最爲自然的。這也根基於吾人的感情。因爲如前所述，行步和呼吸，都是二拍子的，故二拍子及其加倍的四拍子，最接近於吾人的生理狀態及感情，而爲音樂中最基本最自然的拍子。故四拍子稱爲「普通拍子」。

但理性的要求對於這種普通拍子，終嫌其過於簡單，而要求再加變化。於是把弱拍子的時間延長，使每小節中一個強拍子之後繼以兩個弱拍子，即成爲「三拍子」。三拍子的樂曲的每一小節中，第一拍強，第二拍與第三拍皆弱。這樣一來，強拍子的時間短而弱拍子的時間長，即興奮的時間短而休息的時間長。經過長時間的休息之後，發出第二小節的強音來，覺得就更加着力，而強弱的對比更加顯著，樂曲的感情也就更加輕快而美麗。故跳舞曲大都用三拍子。感情輕快或幽遠的音樂，也大都用三拍子。舉例如下。（原曲見同上第七頁）